

章氏遺書

第十五册

章氏遺書卷第十九

文集四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庚辛之間亡友列傳

侍朝 胡士震 沈棠臣

陳以綱 唐鳳池 樂武 錢詔 徐薌坡 張羲

年 顧九苞

羅有高

曾慎

乾隆四十年乙未余自江浙倦遊復反京師親老家益貧挾冊謀生未有長計丙申援例授國子典籍丁酉舉

順天解試戊戌成進士歸部待銓旋丁內憂時館永清  
撰輯縣志己亥志成館於會稽相公者二年辛丑辭去  
遊古大梁比之匪人狼狽而反盡失囊篋與生平撰著  
傷哉行路之難前此未有也壬寅癸卯主永平講席甲  
辰移帳保定之蓮池丁未遇宵小剽刼生計索然戊申  
復遊大梁易曰七日來復蓋去辛丑之事七閱年矣自  
乙未入都交遊稍廣余僻處窮巷門不能迎長者車四  
方懷才負異之士多見於故學士大興朱先生筠家當  
庚子歲困極思遊辛丑遊而益困自謂坎壈甚矣而師  
友知交彫落多故亦莫甚於庚辛之間事往時移索居  
感舊則十數年出處離合歷歷如可挹也而余亦老於

遊矣悲夫自辛丑朱先生亡余哭而旣銘其墓其有官私師長蒙鑒拔者余別有知己傳交遊之中子孫具狀請者又自有專傳茲取庚辛之間先後亡者一時無由詳其本末卽余耳目所及人舉一二大端爲庚辛亡友列傳其雜出庚辛前後不甚遠者亦類附焉

侍朝字鷺傳號補堂江南泰州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三十四年己丑除國子監丞余方以國子生與修監志諸學官多與牴牾獨司業朱先生棻元主余而君與余言尤有深契監生於丞例稱弟子余守故事君不許曰我與若道義交也會與上官爭議不合卽移病去上官悔欲婉留之掉頭不顧人高其節輒諱而言他余乙未

復至京師君已徵爲四庫總校改翰林庶吉士時君儼第開館延名流分司讐勘又多聚書余因時時過君藉觀羣書且多識其館客而元和胡君士震歸安沈君棠臣相得尤深每冬夜過從輒留止宿暫罷校課賓主爭出酒餽款余劇談淋漓恣肆極一時之興會而君善談諧往往羣鬪之中徐出雋令則令人曠然而有遐思其處世亦大率類此丁酉之春余就定州講席走馬辭君君方病頭瘡醫者以爲無慮秋初入都解試聞君病劇試畢訪君君不起矣君年約五十餘無子聞妾有遺腹不知果男否也猶憶聽放解榜前一日余走青門同胡君士震送君歸櫬至長亭有衰絰奴子叩頭歧路日娘

子謝勞遂分道去余詢胡君知娘子者君之長女適人而喪其婿來依於君因扶君柩還家哀哉

胡士震字東表竹巖其自號也乾隆二十七年舉人考授翰林待詔與侍君交善侍君延客校書幾二十輩而君總其成君性開敏通識世務而爲人謀忠侍君有公私事多就商焉乙未丙申之間余方蹙蹙無騁而侍君爲余籌畫甚至君亦時爲設謀余有所急或過侍君未必遽濟得君與侍君談輒爲氣壯忘其所急余始見君君內艱未闋家室亦亡攜一子就侍君館故書數篋外無長物也而意氣落落不爲境挫人咸謂君能貧君好學善思工制舉文嘗受業朱侍郎珪侍郎朱先生弟也

朱先生每見君文輒曰斯道於今不絕如綫安得如君者數輩起而振之閒作爲古文辭亦清疎無枝飾惜所作無多不能輯也侍君歿後君亦服闋補官官卑俸不給朝夕猶爲人校書易食寄居長元吳會館余閒過之則君兄老而多病又寄食於君貧益不支而兄病中悅憎不馴君能曲意順之醫藥飲食竭蹶營購不使兄知兄卒殯殮如禮歸葬先人之兆而君亦憊矣方余戊戌館永清撰述縣志列傳因憶侍君事欲爲作傳以貽故人而家世未詳移書陳君以綱屬以訪君謂君與侍密也書末有曰僕於師友氣誼文章性命皆欲著於文辭今傳侍君卽當空其左方他日以待竹巖竹厂諸子身

後傳述竹厂陳君號也與二君交忘形故一時戲言及此嗚呼孰謂俯仰三年二君一時皆歿毋論侍君事不及詳卽二君逸事又誰詢邪憶與君送侍君之喪歸途附君車行十許里因言侍君生平君曰其人盛德少貧才名傾動鄉黨儀表魁岸富家爭欲以女妻之侍先有所聘已得廢疾女父母願離昏侍固不可此其尤皎皎者餘則君云尙須記憶觀君之意亦欲急傳死友非忘情者屢詢不報謂欲慎重而得其詳不知其身之將亡不及待也悲夫

沈棠臣忘其字優貢生候選訓導而未仕也館於侍君時年已七十餘其長君榮嘉乾隆辛卯進士時方官戶



部郎君就養宦邸耄而好學欲就校書擴充聞見與寒士謀生不同業也然虛懷善下一時賓客以君齒行當在前輩不敢抗禮稱爲先生而不字故字不聞也君長於小學尤殫心許氏說文間爲小詩蕭疎得事外致嘗請余爲之序逡巡未果又善養生耳聰目明至老不變性情恒喜不怒後生有一藝見長推分忘年如恐不及時胡君東表有子方十五六好學善問隨侍校書局中間見日廣閒出言議有老師宿儒所不得聞者故余每過侍君則曰上慙沈老下媿胡童蓋實事也沈君後以壽終宦邸其家自有狀誌余獨記其一時文雅之集焉陳以綱字立三海寧州人績學工文君少時海寧猶爲

縣君試於縣一縣知名進試於府一府知名遊庠食餼  
名聲振江浙間屢困鄉闈挾冊遊古齊魯授經曲阜孔  
氏孔氏子弟多穎俊君教以服古通經勿汲汲爲速化  
其欲爲辭章者輒令網羅羣籍授之條貫倣南宋王氏  
應麟所爲玉海纂例章比句櫛俱有依據一切俗師授  
受稗販無根兔園小冊輒唾棄之是以造就多淹雅士  
故編修孔君廣森在翰林號通人則君所謂落實取材  
者也遊京師名滿京師試藝於國子監司業朱先生棻  
元與君故同府與語甚奇之乃曰吾官京師多年不知  
鄉有陳子子吾師也不敢以友而乃以官師子不亦媿  
乎由是南士由監籍試順天者莫不知有陳君而君又

屢躋順天解年益長遇益窮性亦稍偏人言科第事輒  
憎聞方余往還侍君書局君授經莊編修通敏家去侍  
居不遠亦時相過從酒酣耳熱與同志三數人矜言所  
得不肯相下自謂欲於五經皆有論述譬如適千里程  
三月聚糧故於名物象數先儒同異之說劄記甚多又  
自以名諸生久不得第脫令 國家於科舉外求非常  
才有知我者列名薦牘當徵著述及今不早蒐輯一旦  
何以應之座客或笑其迂君不屑也余修永清縣志永  
清知縣嘉善周君震榮儒文愛才聞余言君心有醉焉  
因請爲其子師時君亦倦遊京師遂館永清閒從周君  
入都周君置酒行館招致一時同人若餘姚邵編修晉

涵歷城周編修永年今員外興化任主事大椿今御史  
高郵王庶常念孫故進士興化顧選拔九苞歸安吳舉  
人蘭庭寶應劉舉人台拱今修撰山陰史選拔致光今  
知縣族子舉人廷楓及君與余宴會甚歡時余家無宿  
春糧而意氣若五陵年少及時行樂騰蹕不自禁也然  
自此會以後聚散升沉無歲不變而且存歿之慨矣  
君家有老親出遊十數年不得歸將求一第以爲親榮  
累試輒蹶常恐親年不能待則書誓焚空請減已算益  
親年又請減算以易科第歲時令節必虔禱於上下神  
祇每試下第必卧病若死者累日余固恐其憂能傷人  
又竊念鬼神有知假如君禱而應則旣用減年壽親又

減其年以博第君行年亦已半百則所存者幾何而不謂君年已止此也君性本仁厚晚年欲力善回天諛諂於古人所謂埋蛇救蟻之事講求甚力且以勸後學者每值科舉之年察禩占夢觸類警心生徒極意趨避之猶不能無所拂聞者笑君謂惑不知其傷心甚也君初工辭章後乃銳意漢儒經學蒐獵橫博居京師晝夜攻苦借鈔館閣多得人間不經見書條分件繫劄而錄之以備采摭又多購古槧秘鈔之本充盈篋笥自謂他日藉以潤色歸橐比贏金也君卒之前一歲書室火君從煙焰中踰竇而出生平劄錄及書篋衣笥蕩然矣其秋又下解第由是悒鬱滋甚逾年卒於永清官舍歲在辛

丑君年甫五十云初江西有日者款周君門周君出家  
人生造示之其言皆有所合徐出君造不言君也日者  
遽曰美哉文名聞遠近周君曰然則甲科乎曰文而不  
貴老諸生也命固有一定哉聞侍君初第進士歸部待  
銓有日者謂曰子命玉堂選也然入翰林則賀者在門  
弔者在閭矣故胡東表曰侍君之爲總校非得已也夫  
一翰林一科第庸庸何足道哉而命所不得則斯須不  
可以強彼不知命者且謂爲善固無益然則爲惡固無  
損邪君卒於永清周君招其子來扶柩以歸周君旣爲  
殯殮又資贈甚厚且搜其逸著將付刻以傳人以是稱  
周君誼

周君官永清十年前後賓客死者累累與余交者陳君而外有唐君鳳池樂君武錢君詔皆與陳君先後同時者也其人或以氣誼或以小術皆有以出於流俗而不意遽至於是可傷哉

唐鳳池字掌絲周君同府前御史淮從弟也家貧遊學京師累試不遇以工書選入四庫全書館繕書敘勞當得縣主簿若州吏目未銓而卒君與余同歲生其卒在甲辰之春年四十有七始余以撰志居永清外館其館逼近官署周君又好談文時時迎余署中每縱談文事周君輒令諸子侍側時伯仲二子師江西何君飛熊而授其季子句讀則君也何君與余同出故大學士梁文

定公門舉壬午江西解試第一爲文甚古而剛介有執  
交友雖甚狎暱莫敢以非義與言君性和易無不可  
或與戲言微笑而已終不報也橫逆猝加君亦無所校  
何君嘗謂余是人能忍垢其心不可測也然窺君行事  
坦白無城府於人無不善也而所言未嘗違於道義以  
是知君之和何君之介皆君子也君授童子書亦過於  
寬未盡所長周君因委君文墨事而介余迎樂君武以  
課其子君爲周君編史記前後漢書所具人名以韻類  
之用便稽檢其於史學甚有資益惜未竟其業也君壯  
歲出遊久不得歸俄病瘵兄子舉人作楫適在永清侍  
疾甚勤旣彌留因請畫史圖君遺影且請遺言君則攬



衣起坐洮頰臨鏡捋其鬚曰吾出門未有鬚今鬢髮如此閨中人應不識也俄而喟曰吾生平無大過世俗所謂鬼神對簿假誠有之吾弗懼也惟戀此微名十年不反舍是余之罪也夫君有子孱弱多病遺命不能儒業當習方技家言旣自養且以濟人因拱手遍謝知交端坐正衣而逝

樂武字子謂其先山西人貨藥京師大起其家京師盛稱同仁堂樂是也父毓秀順天府生員屢試不遇因棄舉業肆力詩古文辭用以自娛卜居柳樹井街南得裴氏別業門徑幽僻有迴廊曲室宛轉得宜池上有亭古槐婆娑其間因自號槐亭翁養生樂善長安道上世外

高寄人也乾隆乙未冬天津裴進士振以余文示槐亭翁翁契甚煮酒介裴君邀余夜過其家酌且論文時方冬霽霜月清巖街巷明白如晝夜分歸舍街柝過三嚴矣余僦居去柳井不二百武因得時相過從而子謂方以諸生從裴君講舉子業閒爲小詩亦超雋可喜故余樂交於其父子之間乾隆庚子周君與余論課童子余亟稱子謂周君曰子謂如何余曰父子皆授徒所授輒有成功然父不可致子謂方業舉子不以家務累心宜可邀然非厚禮幣不可周君曰然然其教何以勝人余曰不求勝也其心有恒故幼學基焉其言忠信故童子喻焉端嚴出於性情故拘而不苦也懇至發於眞誠故

交而可久也周君喜曰吾得師矣遂聘子謂館焉逾月  
余見周君問子謂亦何如周君曰似有異焉童子初見  
縱之三日而後收威或請其故則曰醫者療病必洞見  
其臟腑癥結而後施功若遽收之將有隱疾伏匿而不  
可見也日課視宿所能僅十之八或請其說則曰精力  
常欲其有餘也盈八而不免有閒不如餘二而得恒也  
余曰此殆如秋之奕廣之射疾徐甘苦可獨喻而難爲  
人言者歟周君曰然無何子謂疾作時休假歸已而時  
作時止七月竟卒於家年三十餘無子以從昆弟子爲  
之嗣槐亭翁躬督課之今已爲生員能世其學子謂方  
赴永清余走送之樂翁置酒飲余時春陰作雪坐頃庭

院積素盈寸騶人又數催行子謂生長京國生平未嘗  
遠出家人皆戀戀有惜別意余謂百里之行惓惓乃爾  
我輩老於行李將奈之何因言一向嚴冬伏暑登涉水  
陸辛苦崎嶇甚悉彼時固以廣樂翁意言之未嘗不自  
傷也子謂卒後余卽有河南之行自是鮮住京師至挈  
家東西遊與樂氏蹤迹益疏闊矣後聞至京師走訪樂  
翁或遇或不遇過其門徑不勝新故之愴焉

錢詔字西亭會稽人早歲爲諸生有聲以家貧習幕事  
於保定周君延之襄理簿書品端不苟且望而知爲端  
人君資鈍好學年力長矣又分心於案牘不能精也然  
虛懷善下聞人有一得輒敬禮之有所言卽委身以從

奔趨恐後心惴惴懼人或棄之也或聆人言而忤則亦受而弗校自以謂遠不人若不可校也嗟夫虛心好學如西亭者斯爲篤矣周君教童子用古人小學法先習爾雅說文保定蒙師無能喻者君卽挈其二髫孺子至永清受句讀於周君而躬督課之君晚得子二子俱不過六七歲提挈之勞不自惜也一子卒殤署中君亦無悔余往來永清君於余甚厚聞余言古文辭君心醉焉邀余過飲君則先日戒庖具饌豐腆躬親操割虔潔若待神明比至搗搨上酒者三作而問曰敢問古文之道如何余方疾時人之溺於文辭而專於俗師所論工拙平奇妄談著作不復知文章當期於實用也又思卽君

之所知解迎其機而易爲入也答曰古文之道如治簿  
書爾度君必曰何以如簿書也則將應之曰如其事之  
起訖而不以我意增損其言是簿書之定體古文之極  
則也凡治官府文書不如其事之起訖而或以己意增  
損其閒則必干上官駁詰而事不能行故治簿書無不  
有法度也文士爲文不如事之起訖而以私意彫琢其  
閒往往文雖可觀而事則全非或事本可觀而文乃不  
稱其事蓋無有部院司府長官爲之駁詰而其事亦無  
關一時行與不行此其所以無法度也度君再更端問  
則再分條解之雖累日夜不能盡也然而一言之外君  
不復問顧左右而言他余亦以他事答之數年以來君

之愛余如故相見盡歡如故獨不復及文事爾最後周君語余彼謂簿書一語乃子鄙棄而揮斥之也故慚沮不敢復請何以相得如故彼固自咎其業而未嘗於子怨也余聞周君言而惶然自失甚哉余不善言而負此良友也雖然君之自疑亦太甚矣然其若谷之懷何可沒也君長余約四五年年亦未六十也今戊申春卒於永清官署惜哉君家事亦小康矣聞君室早亡二妾不能治中饋或曰君有繼室而未諳世事也煢煢一孱孺子今誰托哉噫

嗚呼余十年以來往還永清最久永清賓客余無不知也然余得交於永清君則徐君薌坡始也方乾隆丙申

余困京師將近遊畿輔司業朱先生爲余書屬周君時  
周君以清苑丞攝曲陽縣事余紆道曲陽以文謁周君  
周君方置酒宴客惓惓接見無暇省也徐君取余文一  
再閱矜言於周君於是周君始有意於余明年爲余位  
置定州主講其年周君擢永清知縣旋邀余修永清志  
而徐君則寓居京師與嘉定錢君坵並主今布政使前  
大理卿王君昶家陳君以綱嘗偕余訪君及錢君相見  
甚歡其秋余舉順天解試君與錢君俱下第余往省之  
錢君猶落落君獨不言而神傷君籍松江乾隆乙酉選  
拔貢生家故溫飽有母老矣久客京師將圖進取慰親  
意也每試輒蹶意氣益衰嘗曰使我得一副榜貢生翻



然爲歸計矣副榜資階與拔貢生等且君拔貢年資深矣或問君何爲欲之君曰以其猶爲人採錄爾時四庫館校錄須人順天鄉試榜後主司奉 詔於下第卷中選取字畫端楷者送館充謄錄每科不下千數百人有志者往往得之不屑就君亦願之而不得也命矣夫君蘊藉工詩嘗有咬菜根賦爲時傳誦虛懷善下聞人所長卽愛惜備至其選拔也故大學士梁文定公爲江蘇學政實鑒賞之然居京師文定方主樞要君歲時一通謁不再往也君久不得志鬱成瘵疾俄聞母訃余往弔之君已病失音見人隱稽顙哭無聲淚以手指心告哀謝而已他日再往館人告君卒矣距聞訃不閱月也

酷哉君諱薌坡字澤農年與余相上下其卒也在雲間會館鄉人相與歛貲歸其喪與君同乾隆乙酉年選拔者浙江有張涪初

張義年字涪初號潛亭餘姚人拔貢 廷試授於潛訓導工文好學乾隆壬辰癸巳之間 特開四庫徵書久未集有 詔責成封疆大吏而江南浙江責重尤專於是行部選於通屬學官求淹博知大體治書不謬館閣指揮者得嶧縣訓導癸酉舉人朱休度嘉善訓導丙子舉人黃璋與君三人總司校勘皆一時望也其後輯爲專錄書成冠於當時甲午歲君適以教官考滿擢最當赴銓司聽選知縣君因自陳向在行部委司校勘頗悉

諸書源流願入窺 中秘以卒其業 詔如所請 特  
賜助教銜俸俾充纂修一時競傳爲異數也余乙未入  
都始識君於邵編修晉涵家時邵方以內艱治裝且歸  
君爲籌畫行事知其能爲人謀稱盡心也後屢見於陳  
君以綱館舍出其所著詩古文辭與陳君往復商榷於  
是知君冥心於斯道中久矣丁酉與君同舉順天解試  
是時梁文定公主試公惡經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發  
策博問羣書條貫雜以史事以覘宿抱得君所對謂如  
入五都之市百貨羅列取攜惟人所欲而不可測所自  
來榜發知君則歎息謂聞望果不虛也明年會試下第  
而君於館閣修書積有成勞館臣特奏君名 詔許一

體 殿試於是向之知君而爲君惜者謂君以儒官擢最當司民社竟用館閣修書度其聲望當與翰林中書相等而大比之年猶不免橐筆筐餌與鄉學新附小生千百爲羣較一日短長藝業其闡中操筆決可否者率皆君之同列得與不得又待悠悠不可必之命與數則不如早就吏銓出宰百里猶得南面而蒞子衿羣奉以爲父母爲師保也至是則亦詫爲奇遇不復向所云已君亦自喜遭逢曠典謂余曰吾少孤家有老母實能體先子意以規以範訓植小子以至於今今年已七十矣初度稱觴欲得吾子爲文以志生平他日將附家乘垂久遠也余諾之是時方逼 殿試未詳詢之無何君疾

遽作未及與試然余日再問之君沉困中猶詢制策所問何等廷唱前一日猶問一甲三人姓名及余赴臚傳同年進士有知君者謂君於夜半死矣傷哉君願身修面丰神洒然白皙無髭鬚年與余相上下余見之自以爲十許年長也余僻居東城君又牽於館事故接見甚希及丁酉同舉乃時相見余出所著質君君甚知棄取而余所言於學問事君亦虛衷採焉余嘗患鄉黨子弟不乏聰明秀慧而囿於聞見痼於習氣難以與之深言欲得如君者數輩爲之風聲當有應而出者而惜君下世則已遽矣君卒時其子方幼家事余不之詳也邵君曰君母實賢彼托子文以傳宜有以報之已而君

弟劭年因邵君請余爲其父母合葬誌銘則君母已卒矣余曰傷哉曩者吾友固欲余文以稱壽者也遂報之事具別篇君遺文存邵君家邵君且爲附刻丁酉以拔貢生同年者有顧文子

顧九苞字文子揚州興化人余與生同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選拔於本科鄉舉同年也余舉於丁酉與君又同譜而相知爲深辛卯壬辰之間余遊江南時太平知府沈先生業富余薦師也博通好古延攬才俊一時知名之士若陽湖洪君亮吉武進黃君景仁暨莊君炘等時相過從而君乃爲先生子在廷授經時在廷年甫十四日誦二千言諸經傳疏略皆隱括余顧而歎其敏也

君曰是子幸好學耳質烏能敏余子曰誦三千言正病其魯耳余曰然則如君能幾何蓋日識五千言矣余質最鈍少時日誦百許言猶汲汲也聞君言誑而不信他日窺其几陳故書數百卷丹墨標識略可辨別則君少時塾課本也及君以選拔遊都下出其應選貢試時所爲經解策對與詩賦制藝刻本贈人科舉之士爭劫取之以爲餽貧餼糧名聲一時傾動京師然於公卿間未嘗有私謁也已亥落順天解第出其落卷房考官蘇某讀三五語無所可否置之時余館梁文定公家或取其卷置文定客座賓客來者觀其文藝及房考官所讀俱翹舌顰顧如見所怪出而相與傳誦一時下第之名震

於元魁考官內慝不敢以告人明年庚子拜賢書辛丑成進士每試期考官殷殷爭欲得君卽不得君必禱君卷毋入其手而失之也旣得君則交相賀當是時君之遇亦榮矣初靈石何檢討思鈞好學愛才嘗爲其子求授經師余問君欲何如者而爲之師且君子何業何曰二子雖業應舉然制義詩賦取足應考官求而已經史根柢學術淵源孺子何敢狂簡然譬之造室弗隘其基他日堂構規模或兆諸此余曰誠如君言舍文子誰克任者然君何以待之何言惟命因介余延君於家主賓酬酢師弟授受皆與世俗殊異風雨晨暮余閒一過從則談款連夕時休寧程君瑤田亦寓於何出其著述其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卧病逆旅旬日遂卒嗚呼酷哉君既卒柩附漕艘南還  
適陳君立三歸櫬至自永清與君同舟而發丹旒前引  
互問知名同人聞而悲之君與陳君績學攻苦大略相  
同聲名在人雅相伯仲同有老親又同年而死君差勝  
者多一選拔又連科登進士第耳然孝子思親登第不  
得親之一見雖第何爲而人固謂君已勝之矣昔在永  
清官舍周君以陳君之死也過時而有餘悲謂余曰釋  
氏謂陰山有閻羅君者實司人命今委巷俳戲乃有窶  
子晉閻羅劇假而有之陳君攘臂以叱閻羅閻羅亦當  
斂避謝不敏矣蓋以績學篤行如陳君而不遇求其說  
而不得詭辭寄深悲爾余謂此亦屈氏天問之遺所謂

天地之大人有憾也然推陳君之說以例顧君則同一悲憤而顧君偏多一第又若有關其口而使之不得徑伸氣於司命之前則更酷也悲夫

羅有高字臺山寧都州人乾隆乙酉舉人與邵編修晉涵爲同歲余交邵君未得見君也邵君謂余交遊多矣爲人忠信未有若馮君弼與羅臺山者也馮君弼者故湖北按察使代州馮君廷丞也馮君余別有傳馮君嘗見余古文辭曰子文善矣惜不得如羅臺山者削而正之余於是知有羅君又知其人忠信而能文章也已而余遊江浙君在京師及余來京師君又遊於江浙會邵君艱歸以余文示君而君恨不得卽余見也蓋相知相

慕者久之至丁酉冬君來京師余方登鄉薦又修志於  
永清不以時歸而君已訪余門者至再三而且登堂拜  
余老母矣余亟訪君寓齋冬寒夜長挑燈擁爐談竟夕  
不倦也明年春馮君以江西按察使得罪逮京師旋免  
罪授府同知余與君時過馮君又馮君從父邵從弟廷  
正俱素相善一時敘合言議甚洽惜邵君未得見也君  
立身行己純儒也願喜爲浮屠學時京師士大夫講梵  
學者有厯城周編修永年最爲淵奧於叢林方丈講僧  
鮮所許可獨深契君謂得之深而君貌清癯又持齋不  
肉食勸之不可余因詰君佛氏言人死爲羊羊死爲人  
信乎君所食者來生則反報乎而君曰然余曰然則貧

欲求富但當殺掠豪賈賤欲求貴但須劫刺尊官來生反報必得富貴身矣君不能難而甚惜余不信其言君貌文弱而有拳勇倉猝有變君鼓臂出百夫不能當也嘗隱名遊浙東獨歷四明雪竇諸名勝遍訪叢林與緇流談論禪奧緇流無能應者一時諸山相傳爲善知識然實不知君何人也縣長吏聞之疑爲海寇閒諜遣徒數十人擒君君揮拳出數十人皆披靡則益駭君乃平步詣縣與知縣廷辨不屈卒不自言姓名知縣益疑之事且不測時有部郎憂居林下者聞其狀曰此必羅臺山也卽親赴縣庭察之果然因言其故知縣謝而遣之聞君之父甚寵其弟而弟性鷙戾不馴家庭變故蓋有

不忍言者遊山談禪或亦有所托也君善小學尤精說文其爲古文辭清樸健舉能自道所見然時雜浮圖家言與長洲彭進士紹升交最善彭亦好佛工古文辭君之歿也彭爲收拾遺文刻以傳世余與君久相知也見於丁酉冬而別於戊戌夏何其遽也中間余第進士數赴期集閒以人事酬酢與君不嘗見也中夏別君赴永清館聞君秋初歸家同人多勸君留京期再試余亦有書止之而君意決矣其卒於家也得之傳聞且以謂未審也後屢詢而益真蓋在庚子之歲不知爲何月日年亦不過四十餘耳噫君有子嘗攜至京師猶未冠也然性孝友天寒易衣則念其母與弟妹之衣不蔽體也潛

淚而不使君知目光爲之枯耗余力勸之不能止也君家非無衣者也此其意可知已方余赴館未歸君來訪余且拜余母母使余子貽選報之君見其衣之敝也而與之百錢時君方旅無糧也嗚呼是重可感也

自侍君以至羅君皆乙未入都十年以內前後所交際者也首侍君者以其師屬且乙未首創書局同人於是多萃聚也次胡君沈君侍所主也次陳君蓋與胡沈諸君所常會也次唐君樂君錢君以陳君卒於永清因類誌永清之賓客也次徐君因永清而推及之也次張君顧君以同年相次也次羅君庚辛閒卒者也侍卒於丁酉張沈卒於戊戌徐卒於己亥羅樂卒於庚子胡陳顧

並卒於辛丑唐卒於甲辰錢卒於戊申不以先後爲序者因牽聯於事類而不可割裂此十一人之所以列序如右也今殿之以曾君則二十餘年之舊友也當首序而殿於末者以斯傳主庚辛故人也曾君則未有其類而姑以類附耳十一人皆同時互見而曾君則於十一人俱不相及焉又余擇友長安蓋自曾君始也以始事者爲終篇亦文章往復之義也

余自乾隆壬午冬肄業國子內舍癸未之夏給假省親自是往復監中幾二十年歷同舍諸生以千百計而真相知契者德陽曾君及新寧甄君松年二人而已甄君始疎終密至今相爲因依曾君則一見如故而忽忽別



去二十年不相聞問一旦遇於京師爲歡不及期年而牽以世務撓以窮累值余庚辛閒傷心多故之秋恩恩復別別而遽隔死生是可傷也始余入監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氣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艱也然試其藝於學官輒置下等每大比決科集試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不過五七人而已余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余人齒同舍諸生視余若無物每課榜出余往覘甲乙皂隸必旁睨笑曰是公亦來問甲乙邪而以余意視祭酒而下亦茫茫不知爲何許人也癸未二月乃有遷余比舍訪余且窺余案遲迴不忍去者余迎款之則德陽曾君也與余言而有洽乃至爇燈夜語過三巖焉因詢曾

君同舍亦有可言者乎君因見甄君於余而甄君工文善書彼時名聲喧於六堂同舍生多有相從而請業者自余與二人交而同舍諸生乃至怪二人何取於余也是時余學力未充所言大抵鮮所徵引本其意識所達則亦與今有不甚遠者君聞之輒爲首肯且箴余稍洽於時已而余以假還湖北乙酉復來則二君俱反其家居監舍中復悵悵無儔侶矣是年甄君舉於其鄉而君則消息不復相聞余旣家京師甄君後官中書去余居不遠朝夕時相往還每言及君輒恨無由蹤跡庚子之春遇君於國子監則君已亥舉於其鄉來期集也是時余館梁文定家君下第後補正黃旂教習甄君故寓東

城三人每相念輒過從爲酒食談宴酒酣意慊忘略形骸禁城嚴夜往往止宿不去意甚樂也是冬君以卒歲無資有知己爲魚臺知縣君於歲杪往投之甄君置酒夜餞余亦在坐時余辭文定館方窘歲事第三女又病痘心緒擾擾座間黯然慙歡俄家人來告痘劇余不終席而去君明日遂行留札慰余而余家殤亡疾病卒歲淒涼今憶之猶惻惻也明年春余圖事輒蹶三月狼狽走河南遲君逼會試期方至魚臺之行不遇矣余又逼遠行聞君至倉猝走試場拉君立語場門要約後期而別中心惡作登程忽忽如有所失焉俄君又下第五月欲西歸聞余且至京則勉留以待日復一日至七八月

猶以余爲且至也後聞肥鄉知縣張君維祺固留余君始怏怏而歸且語甄君癸卯秋冬決再相見俾余勿忘約而余留滯肥鄉無日不爲歸計終不得遂則君所未悉矣癸卯期君不至余與甄君皆以爲訝甲辰余至京師甄君乃言君於癸卯之冬逝矣哀哉甄君蓋聞之同試舉人去君居不遠故知狀云君蹤跡甚奇生長湖南寶慶或曰湖北蒲圻人也有父母兄弟父度家產不足供兄弟分君生十餘歲命從戚屬之官四川者遊於四川君久之習於其地戚屬罷官歸君竟留四川授徒治生德陽有楊翁者號知文見君文奇之字以其女君由是入德陽籍爲生員中己卯副榜一時名聲振起乃辭

外舅歸覲其親時君生二十六年矣因北遊肄國子業  
考取八旗教習年已三十始假歸就婚楊氏時楊女生  
十六年耳自是教於其鄉遂稱名師凡十五六年修脯  
所入置田築室卜居於黑風泉有山林園井之樂婦善  
中饋子恂恂善讀書君遂爲德陽望矣聞川中多樂土  
湖廣江西之無業者輒走四川往往以力農成業其有  
多男不任分產則亦擇其能者而分遣之故江西湖廣  
閒有父子異籍不足奇也惟君以十許歲童子不藉耕  
作以授徒起家而婚宦科名皆出於此斯爲奇耳君工  
書能詩其於制義實能神明於規矩中辨別妍蚩指畫  
流別精鑿洞識殆天授也君生雍正甲寅得年五十庚

子相見自言其子生十四年矣五經左氏內外傳及蕭  
梁文選已成誦閒學爲小古文論亦有可觀君謂教子  
卽用余癸未初見時所言課蒙條例今果有效余恍然  
忘前事矣君諱慎字敬成號麓亭紫面頰身丰骨峻起  
而器識沉定若可大有爲者乃止於斯嗚呼

論曰余性僻懶寡知交道同藝取因依習故蓋皆人生  
所不能無者余則何以已也古云不知其人觀所友則  
方以類聚豈不同氣哉夫人生中年以往哀樂之故  
多矣況余生多逆人世之崎嶇險阻亦備嘗之而其中  
所與周旋而繫戀者大抵亦多傷心人也諸君有文章  
者足以自壽著行誼者狀誌備於其家茲傳與余所交

接者聊存一二以紓余哀爾他日狀誌與其遺文有所未備或聞取余傳參證之要以徵信故情雖無極不敢爲苟毀譽焉

顧文子傳書後

戊申除夕撰

余撰庚辛亡友列傳皆無狀志可憑惟以耳目所及閒涉自敘參述交誼以舒哀思蓋列傳之變體也顧知心好友性命可以共喻而世系家風及其生平履涉往往習處相忘至於沒身而後追遡爲文則知平日之交在形骸外矣顧君之傳終以不得乃父事迹負其所托每用耿耿後聞寶應劉教諭台拱曰顧君有子甚才能世其學他日訪之或能述祖德也戊申

冬杪來遊亳州初晤州學正興化李君晉埈則云顧君之子今年鄉舉副榜第一蓋已列正薦而或指微瑕落副榜也余爲之喜且惜逾月遷家於亳因出願傳示李君且詢顧君父事李雖同縣然亦不及詳也但曰顧君父諱錫爵字於朝揚州府學生員誠篤好學善畫山水家居訓課諸生從遊者數十人今禮部員外郎任大椿其最著者因憶館太平時知府沈先生業富嘗索顧翁手迹謂深得大癡山人黃子久筆意良不誣也李君又曰顧君曾祖符正自號松巢宗李思訓畫法尤工棧道圖祖名字無近號思齋雍正元年舉人歷官河南山東湖北知縣及署澧州皆有



政聲又曰顧父先卒母任深通文史顧君幼學於母未嘗就外傳也長子鳳毛字超宗又字小謝卽今副榜第一者工詩能文早有時名亦出祖母之教任故興化大家爲故進士徽州教授陳晉女弟陳晉字后山以經學名於當時大椿卽其孫也任母著有淡客主人集其兄后山嘗爲之序未及付刻爾顧君父子學術文章皆能窺見根柢異於俗師小儒而皆出家庭內訓斯已奇矣而顧君請余爲傳僅述其父而不及母則母夫人彼時固無恙也今李君云顧母自顧君卒後不三數年逝矣尤可傷者超宗今又卒於揚州客館則在仲冬初旬李君新得之於其家書者也

哀哉憶余客太平官舍顧君示余超宗所爲文則擬  
白起上秦王書請王款趙而攻韓其文竟如戰國策  
士縱變已甚時超宗生年甫十四耳余固驚其早慧  
恨不得見之爲快後屢聞人稱道不衰乾隆五十  
一年 聖駕南巡超宗獻賦 行在召試列二等士林  
惜之蓋謂超宗博聞強識似其父而文筆馳驟能自  
見才則過其父也乃甫列副榜而卒計年纔二十有  
八耳以視乃父之甫第進士而卒其命爲尤蹇矣嗚  
呼天於顧君父子何厚其才而薄其遇至於若是酷  
邪昔陳竹厂卒其子奔喪永清永清周君見之謂其  
愿樸可以保家惜不得如顧君之子能繼前武自今

觀之庸庸者未始非天福也李君云顧君次子麟瑞字秀崖亦能文弱冠入黌序矣

書庚辛之間亡友傳後

右亡友傳吾友會稽章進士實齋不死其友而作也凡一萬四百二十餘言一十有二人其中因余得交實齋者徐君澤農唐君掌絲錢君西亭而余因實齋定交者陳君竹厂樂君子謂顧君文子因實齋而相慕未及一見者侍君鷺傳胡君束表沈君棠臣羅君臺山曾君敬成若潛亭張君則交在友實齋之前實齋亦不因余而投契者也實齋之役於河南也在乾隆丁未之冬余時置酒錄別半

酣余曰君昔矢願作亡友傳墓草且幾宿矣若死者何實齋曰是行也宜償之余曰君敏於行文怠於舉筆死者無窮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傳將列君篇末以志此憾也實齋默然明年戊申得其書言亡友傳則云不負死友而已未見其文也又明年己酉乃得於其長子貽選所讀此傳焉嗚呼數君者行誼文章皆有以自立而實齋之文又足以傳之由今視昔數十年百年之間豈無如數君者不遇實齋或雖遇之而不爲一言遂泯沒而朽於重泉也數君可以無恨矣而余又惜不與實齋同行商推往復以備其行事也余之得交

數君皆在京師歷年未久又皆在中年以後雖同鄉閭如澤農掌絲且不能悉其世系及其少壯情狀余又何能詳數君之行事補實齋所未及者乎今茲書其後亦第就耳目所及記之而已竹厂余子以燾以勳師也戊戌夏至永清是時山西何編修思鈞亦爲其子擇師皆謀於實齋以故竹厂館永清文子館何氏竹厂善誘迪後生其教人也不溺於科舉之學因其天資所近澤之於古不疾不徐使人狎而敬之與文子同然性耿介不諧於俗達官長者名位出於其前欲羅而致之或至枉車騎造門輒巖拒不納雖館於其家主人或一旦通

顯往往辭去或勸之則辭色厲甚危殆不可犯余  
嘗戲之曰與君交必命蹇官不得顯囊不得肥乃  
可以久不然名且懼不可得聞也願君遨遊逾十  
稔自江南山東達京師所主未必皆卑賤者無亦  
有厚於情而遜其節者乎竹厂曰我節屈非一矣  
奈何而言若是我主曲阜孔氏也聞衍聖公第有  
宋板十三經與今時鈔本往往互異願爲歷朝賜  
物局鏘牢固例不假人衍聖公又年少素貴不樂  
交寒畯我謀於主人而不可得我乃袖刺往謁數  
過暱於其僕乃得一見我禮下之過於末僚之叩  
大官也凡我所與言非其所樂聞雖我心所欲出

諸口者不敢稍溢如是者七閱月稍稍相洽又久之始得至其藏書之室我雖潛橐筆墨挾今本於懷猶未敢訟言之又久之問我所欲始啟櫝焉今我行篋中汲古閣本十三經凡其上方及其旁朱書宋本多某某若干字無某某若干字某字誤某字某字某字上下倒寫者皆是也我於是淹曲阜者五年我節可不謂屈乎我豈敢憎居我上者誠有以益我我猶是矣余乞其書視之添注句勒朱色奪目蠅頭細書若對端人若閱宗器心知其不輕借也以色求之竹厂微笑取儀禮授余曰鈔此畢乃更他經余時奉檄除道昌平州攜之以往及

歸則竹厂課讀書齋已毀於火而十二經者不可復見矣庚子五月也竹厂所著書未成者多其成者戰國策編年大戴禮注武成日月表余皆見之其逝也以辛丑七月四日自庚子書屋既毀之後凡生平所心得者力追而思憶之劄記條寫憶而不得往往搥胸墮淚輔顙發赤夜不交睫余規之益悲咽不能出一語遂以是不永於年而書亦卒不得傳於後也竹厂其窮於天者與竹厂體素肥永清爲順天府屬縣京師游士挾小藝者多造焉有客寫竹厂容逼肖傳觀徧廨舍竹厂取鏡自鑑強工加肥焉至再乃已問之泣然曰我將寄此面



於南不欲使二老人悲遊子臞也嗚呼可哀也已  
竹厂死之前一歲與余同哭澤農於鏡煙室澤農  
先館於余同年保定同知薛君田玉丙申夏余挾  
之至曲陽又至永清己亥澤農乃舍余至京師庚  
子余聞其死卽命奴子往視其殮且取其文櫃至  
則已爲其僕攫去澤農工詞賦善楷書每一稿成  
輒投文櫃其捉刀公卿間所得潤筆亦置於其中  
僕利其財不知其文章之可寶也竹厂澤農雖所  
造有淺深要皆以立言表見乃一厄於火一厄於  
家人而竹厂所差勝者有一子而已澤農受經於  
我邑徐韓浦先生乾隆庚申辛酉之間我邑學子

家置鄉會墨選一冊四書講章一部八股而外不知其他視詩賦如蜂蠆戚戚然避之徐先生獨治古文人咸怪之願以行輩老宿未敢公然訾毀澤農年十五六好作小詩及駢體語於時文宗王廣心趙炳又時世所不喜者故澤農少無鄉曲名譽雖受知學政而困躓場屋不得志而死鄉塾中至引以爲戒斯又其不幸於竹厂者已實齋所傳十有二人皆京師負盛名者余宦畿南十有餘年實齋亦來往保定定州永平永清閒久冠裳襟裾之中得世外交三人焉北運河同知山東張君雲湄維祺長垣知縣杭州凌君書巢世御其一子季武

清知縣晴坡槩也書巢之歿實齋作哀辭哭之實齋所不能詳者余亦不能知也雲湄晴坡皆同實齋成進士其交之深余實合之辛丑孟秋余于役順義得與兩君相比實齋自京來視余余置酒邀與相見時永清志新成余出示坐客兩君色然若不肯讓余獨步者爭延實齋實齋已就相國梁師之約未之諾也兩君遂各就其所治采綴成書雲湄大名晴坡獲鹿皆舊所官之地也雲湄之書實齋已爲訂定晴坡因移劇旋被吏議又丁內憂書雖成深藏篋中未嘗以示人其除廣東曲江知縣戊申七月也將行余詢之晴坡曰我聞之實齋矣

余曰實齋云何晴坡曰實齋云志者志也其事其  
文之外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國史所取裁  
也史部之要刪也序人物當詳於史傳不可節錄  
大概如官府之點卯簿載書籍當詳其目錄卷次  
凡例不可采錄華詞綺言如詩文之類選冊本官  
名地名必遵一朝制度不可假借古稱甲子干支  
必冠年號以日紀事必誌晦朔詞賦膏粉勿入紀  
傳文鄉里以桑梓節昆弟以墳簞苟乖理而愆義  
則觸諱於轉喉此行也船唇馬背皆我修書几席  
也兄何患焉余悲其離羣而壯其志不踰月其子  
書至則晴坡已歿於濟寧旅次亦不及其書之存

否也先是丁未冬十月余至保定實齋與余論課童子法極言東萊博議及唐宋人論人論事之文不可資以入門揠苗助長槁可立待蓋余昔時所作養蒙術中語也余持之堅實齋攘袂徵色且作醜語相詆兩君適至實齋不及揖也雲湄右余實齋言益峻晴坡曰紛爭如此案何由定是時童僕離立戶外皆誚曰此省垣地不走謁熱官乃聚訟此無益言語因各舉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儕之不得飽也實齋聞之失笑索酒鬪飲大醉別去嗚呼歲月云徂嘉會不再前後數君子皆其卓卓不肯苟同於世既不顯於世天亦不卒壽之何與然

而期頤皓首無得而稱比之下殤曷其有異然則  
人之生此世者自立宜何如也乾隆五十四年己  
酉夏四月嘉善周震榮撰

章氏遺書卷十九終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

文集五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爲畢制府撰明殉難戶部主事陳君副室王氏家傳  
故明戶部主事陳君貞達以直言降順天知事於崇禎  
甲申國亡殉難事具傳志乾隆四十年 敕褒明末遺  
忠 賜君諡節愍世士類能道之君故少保端毅公子  
子孫世守宜興祠墓文獻大家記載詳備獨君有妾王  
以死殉君王所生子有復轉徙江西河南譜傳無徵至  
今百五十年未有知其事者君弟貞慧處士有盛名後  
裔有遷商邱者累世通顯其元孫今翰林侍讀學士崇



本嘗遇同姓濬於京師奉其先人遺象乃知爲君後裔而王所出也濬之言曰余先自明末喪亂以來世失儒業不得通籍搢紳濬生十五而孤聞父遺命父蓋兄弟三人而父爲季生三年祖崑生公貧乏不能自存以父爲鄱陽胡氏後洎胡自有子父年稍長因訪仲兄仲兄貧病言先世事以屬望我父云節愍有三子而崑生公居長節愍官京師嘗遣家室鄭副室周以中子季子南歸副室王生崑生公留侍京邸節愍赴難王闔門自焚火將爇王取節愍行樂小影付崑生公曰興化李氏兒婦翁也兒亟往依之可善爲後崑生公年甫十歲泣戀不忍去俄火大熾號慟而奔嘗遇賊失足落地溝中匍

匍拾殘桃取食七晝夜始得脫去閒關閱二年乃達李氏瀕死者屢矣崑生公終身偃蹇生我兄弟三人伯仲今已如是無復望矣他日振興先緒或者在季氏歟父聞言感激由是不受胡產力請歸宗嘗爲估於饒之景德鎮就姻因以爲家自云聞節愍尙有二子後人聚族宜興生平蓋屢訪之不能得也濬承先人付托之重家無恒產轉徙亦無常居因習地理形法家言搢紳先生時有過而問者由是得接當代名流所奉先人遺影固謂世自有知者爾崇本因以濬所言按圖定系則濬於其父湖北布政使淮爲從曾祖昆弟蓋近屬也遂爲書報宜興宜興宗人相與啟告宗祠出所藏譜於節愍□

□□□□□□□□失考今存仲季宗父老云聞節愍殉  
難後有母子二人留北不知所歸與濬所言符又譜載  
甲申之難仲生九年季生六年濬父祖傳言是時崑生  
公實生十年其爲伯氏支系匱合無疑於是宗人歡相  
告曰天之所以佑忠孝也仲氏爲石閭公嘗悲喪亂之  
後兄弟不復得相聞也老病且死囑其子曰他日伯氏  
不得消息吾之木主不得入享於祠去今九十年仲氏  
三世主皆暫薦於寢子孫無敢議者至是伯氏再世仲  
氏三世同告於祖而合享如制聞者爲太息焉濬以形  
法治生售術多中家稍稍起遂貫祥符以賞授五品階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嘗赴商邱展墓又於庚戌親至宜

興展謁宗祠捐貲置祀先田且以贍族具酒食大會宗人宗人無不歡悅以爲庶幾善承其先志者矣會宜興宗人將輯宗譜濬念先世懿烈幾於湮沒不彰請余爲傳將以附於宗譜余按陳氏江南望族節愍父子兄弟又爲史傳知名而危急之秋忠臣報以烈婦可謂盛矣乃以子姓不彰其事遂至若泯若滅則聲名文物遠不陳氏若者先世嘉言懿行卒晦匿而無聞蓋不少矣豈不惜哉然王於死生呼吸之際乃以節愍影圖付之十歲孩稚於兵戈烽火之中閱歷數年之久行數千里之遙出於萬死一生竟得保全以爲百五十年以後之離合雖日子孫能賢非忠臣烈婦之靈默有呵護又安能

若是歟

馮室周淑人家傳

馮君既卒之三年其配周君卒於京師乾隆五十二年冬十月也先是九月其子歲以母命南遊已而君疾猶以爲且可也俄而遂劇急足追歲則無及矣朝暮侍疾經紀所以附身附棺有女適曹氏者頗稱盡心書封遺命慎志初喪之儀以待歲歸其壻汾陽曹編修錫齡也余時僑寓相近日再過問疾親見曹君夫婦服習勤勞所生女已五歲病殤於家其婦侍母疾不遑一反顧也有女如此而子又能克家且抱孫矣君亦庶幾可以不憾曹君嘗請予草狀而成又屬爲誌銘余謂侍郎朱先

生珪已誌馮君妻統於夫可無復誌而狀亦非其所急  
因爲家傳附譜牒云君出仁和周氏考玉章與先君同  
乾隆元年順天鄉舉後歷翰林侍講學士周氏兄弟與  
余敘先世年家故知其家事爲詳乾隆三十四年余奉  
母至京師馮君分所居宅安余老幼君見余母相得甚  
歡是時馮君宦貧而余亦謀食不遑然朝夕論學輒以  
氣壯君時爲余母言歡母亦忘其老而家之艱也君生  
長貴介女兄弟所適皆高門諸壻相見多僮白喜而  
馮君抑抑儒者君舅編修公家法甚嚴不少假聲色於  
子若婦君婉曲將順能得舅歡自以不逮事姑歲時祭  
祀必盡誠敬編修公卒馮君友愛諸弟自謂門廕入官

盡以先業推讓諸弟君體馮君意淡泊相安馮君居貧  
好客賓朋過從輒命治具不問家中有無君典質簪珥  
應時取給座客不知其家無宿春也而若者通人若者  
名德一時搢紳題品流俗所不得聞者君耳習馮君輒  
能識之故識解明達余每嘗謂君灑灑有儒雅風也君  
故浙產生十八年歸馮於京師及馮君分巡浙東道經  
故里君文軒命服歸上先人冢展問戚黨閭里相與稱  
榮君愈謙抑自下寧紹台道承修戰艦兼榷海關叢利  
所在人謀用事或托姻婭於君君引嫌謝去而戚族有  
貧困者輒解衣飾周之無有倦色移道臺灣故事官海  
外者不攜家室故君留廈門會 詔許臺灣官屬皆聽

攜家馮迎君遠涉重洋數月擢江西按察使旋內渡海中颶風大作同行舟盡覆馮君朝服待時顧爲君曰余固命也惜累若爾君亦具命服從容對曰夫婦之義同於君臣又何歎焉馮君後以望悞蹉躓需次江南轉困窮甚及擢湖北按察使甫得奉給卽好施如初故其卒也囊無餘資而遺德在人四方同官舊屬以賻來歸始得舉喪反葬襄事之餘乃以贖貲權子母給朝夕僑家京師子成先以庚子鄉舉候補八品京官君訓之曰若考以清貧起家歷官中外垂三十年復以清貧遺若若獨未承門廕耳然若不己得官資乎若考種德人多不及知或得若善承之固宜有後若其勉自立矣夫都門



賢士大夫之所萃處若考當日居窮一時所與砥礪而觀摩者余猶知之其可不勉求聞達以忝前人至於居貧守約固余習處若考方顯宦余猶無所加今日兼餐併食未爲貶也蓋君居京師又三年余子貽選候之適當晨飯惟設一鹽漬芥蒂自謂可兩日餐云君後馮君三年生亦後馮君三年卒得年五十有七 誥封淑人君外貌和易中自刻苦屢經憂患交親於新故間或不能無變易君弗爲動責勵子成欲其自立有苦心矣論曰夫婦之義謂之配德若君之於馮蓋可謂配德矣馮君廉而好施君抑然自克而於人惟恐或負之也然馮君不問家人生產而歿身之後猶得以賻布之餘支

拄朝夕非君堅忍曷克臻此其世系家風備馮君傳故  
不綴焉賜進士出身候補國子監典籍章學誠撰

高太宜人家傳

同年生膠州張維祺自京師聞其母太宜人之訃搏顙  
嗚咽謂學誠曰嗚呼我母艱難以育不肖不肖奉職無  
狀終不能免我母子之憂患也不肖之罪無所容於天  
地間而耿耿此心未有已者我母生平壺範懿行宗戚  
稱之而處身積慮刻苦隱忍雖家庭婦子有不及知者  
不肖呼蹙之餘心識迷惘不能摛文記述以質當世立  
言君子惟子知我家世甚悉請爲家傳他日附之譜牒  
以示後人庶幾我母不朽矣乎學誠聞而悲之按太宜

人高姓膠州小高莊望族也自幼機警至性過人童年喪父母氏爲族黨所凌不能自存改適他族遺女二人長者撫於族父幼者撫於舅氏卽太宜人也舅氏雷翁故無子撫太宜人爲女故太宜人幼從雷姓雷母姓嚴毅太宜人委曲赴其歡心然朝夕左右毋敢失言高氏姊氏撫於族父族母虐遇之竟以殞折或傳其事至雷太宜人聞之若爲不知也者寢處淚痕未嘗不浹枕衣也年二十有三爲繼室於封公介村先生善事君舅君舅晚年病臥牀第有姊姒五人君舅起居飲食非太宜人弗善也前室辛有遺子思恭柔而愛之思恭方幼亦若不知爲無母之人而封公兄弟五人婦子狎處輒以

意覘後母會將改歲太宜人爲思恭製履未竟羣從子  
有著新履出者或戲詰何爲早著新耶左人曰有母之  
人何不早著耶太宜人則屏置劇冗篝燈達旦爲急成  
之終夜欲泣而無言生平隱忍率類此太宜人之歸也  
封公貧甚貿易權子母往往餽粥不繼而封公天性灑  
落不問家有無尤好治具延賓洪量善飲未嘗少徹太  
宜人支屈萬狀務給所求外無乞貸內無廢事或抱思  
恭歸寧雷父詢及家事飾辭對之姻婭數往來不知張  
氏貧也太宜人幼失怙恃自居雷不敢言高中心惻惻  
以悲旣歸封公久之乃徐吐實憶父有嗣子及姊妹適  
張氏者屬封公微訪之則嗣子亡去而姊妹惘然不復

識高氏事封公家稍起而維祺亦長大能省事矣乃復高姓命維祺訪高父塚剪剔荆莽春秋祀之踪跡張氏姊妹時姊妹年老目不見人聞太宜人至且喜且悲兒呼使近膝前摩挲浹體且詢得其情相持慟哭旁觀皆爲感涕初高母適張太宜人爲女於雷時時飲泣雷父微察之爲招高母至家俾太宜人姑之從雷黨也及太宜人歸封公高母時以姑屬往還太宜人心獨母之厥後夫死無子貧老失依太宜人爲之生館死殯又且周其外女稱盡心焉雷父亦卒無後太宜人則經紀其喪至今歲祀無乏太宜人天性內慧居閒論事多奇中封公估業稍起漸置田舍乃以餘貲俾思恭業賈思恭故

愿魯業賈期年爲姦賈所欺大耗其資乃言母金少不足恃封公使倍貲求復太宜人察其不可其後果敗同輩有所負皆嫁累思恭封公素伉爽卽賣所居宅悉代償之弗置辨一時莫不頌公高義然而家計亦蕩然矣公晚歲復出經營於外久不得志垂橐而歸又大水壞其屋廬家事益促太宜人則兼餐并食宴息早作至屑菽麥爲餽餌俾子弟負販街市躬自力作痛徹筋骨左右易手以節其勞猶不得一日飽食公自悔早不用太宜人言以至於此太宜人言笑殊自若也旣而維祺成進士厯官肥鄉大名知縣迎太宜人就養官署因諭維祺我生於憂患長厯貧賤世事具知之矣人言有子爲

官可以娛老我意殊不謂然百里重寄民社鉅責向所  
議於官人者何若而可易爲之耶我年垂七十未嘗一  
日敢放其心豈遭際然耶且固命耶官署親屬以至賓  
客監奴有所聞見輒爲維祺言若者可若者不可無不  
得其至情維祺聽訟或有不當太宜人輒能指之維祺  
如命覆按不爽銖黍太宜人生長鄉里未嘗悉官府行  
事然臨事乃能審處者蓋其天質敏也維祺爲政有聲  
太宜人晚思鄉土乃返於家優遊數年遂以壽終生康  
熙五十三年甲午終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年七十有四  
子思恭監生維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由知縣遷河閒  
府同知敦謙附貢生女子子一人適同里監生某孫男

子幾人孫女子幾人太宜人之歸也維祺官大名知縣  
欲告歸養上官惜其才不許俄擢河間同知太宜人察  
其情乃許就養河間未行而維祺望悞免官以事羈滯  
久不得歸及事且解方欲請急歸覲而太宜人訃至聞  
者哀之

章學誠曰學誠於乾隆四十六年訪維祺於肥鄉官舍  
見其官暇政理親賓皆賢而有才職事奴隸亦莫不循  
謹類有士行心固聳然異之是時以年家子獲拜封公  
堂上神氣灑灑望之若神仙中人請進謁太宜人乃以  
疾辭然時時傳太宜人命賜之珍食蓋於學誠加之意  
也顧怪維祺既能其官且有望於時矣而兄弟恂恂嘗



如孺子在嚴師側既而聞太宜人冢範肅清維祺居官小有過悞輒謫使長跪至泣請悔過乃已諸親屬子弟亦無不樂封公之和易而憚太宜人冢之嚴然慈愛之情無閒然也太宜人自言生平未嘗稍放其心蓋生長憂患操危慮深古人所以資知慧者厥有由也

沈君聘室唐烈女家傳

沈君者貴州普安縣學生員之螽也唐烈女者江南武進生員元聲女也女殉烈未成爲婦入沈氏家傳成乎女之志也女之志則可哀矣準於經禮則過然其爲沈氏至矣次其大節附諸譜云初之螽先世自江南遷普安父文郁從父官高州會元聲客高州幕交最善後文

郁舉於鄉公車往還屢見元聲山東館舍因約爲婚姻  
於是女生三年矣元聲卒喪歸江南文郁亦返普安普  
安去武進水陸萬里文郁家故寒素懼不能遠踐約則  
詭爲之蝨殤者以謝唐氏唐氏將嫁女女以死誓欲歸  
沈氏守志終其身道遠未得通久之會文郁將謁選京  
師迂道至常州覘女狀女見文郁悲甚再拜訴情惘陳  
義慷慨矢志益堅於是文郁始大悔然無如何矣於是  
則請爲義女期得官後迂取以歸無何文郁中途邁危  
疾還家不復能遠出改授遵義縣教諭女聞哭泣不衰  
曰天平今何所望遂不食凡七日夜竟死嗚呼女殉烈  
狀蓋薦師沈先生業富爲學誠言如此先生於之蝨爲

猶子行且曰是先人遺憾也子曷書其略俾人家乘以誌不忘學誠謹按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鄭氏註謂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非也禮郊特牲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鄭氏註齊謂其牢而食是未齊無終身不改之義也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曰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鄭氏註謂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昏禮有致詞不娶之說也今制婚姻壻遠遊不歸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令有遠絕離婚之典也今文郁懼道遠不克備禮恐失嘉會之時而難以質言之因托子殤是權以濟其信也唐女知生不以禮相接而天性所

篤雖死不變是苦以貞其節也卒之文郁思所以善全  
女者而竟致女之死女以殉乎死者報之蠡而轉痛之  
蠡之生則事不可豫知而聲施後世固志士之所悲卽  
之蠡與女皆可無憾者也女旣死後三十有餘年之蠡  
以事過常州廉悉女殉烈首尾慨然傷之亟訪其墓則  
以男女未婚而死用浮屠氏火葬法常州風俗云爾之  
蠡益逾痛爲賦長歌弔之詞旨悲惋聞者憫焉女死時  
年十有六矣其約爲婚姻在康熙甲午乙未之間然之  
蠡近屬後多顯於江南至今書數相聞而女不克見也  
沈室俞節婦家傳

節婦俞氏淮安賈家女歸揚州沈君之康歸二三年而

之康卒於山東俞守節自誓一年歸寧淮安又四年卒於淮安志未竟也於法不當以節著或曰死非其命也又不得殉死蹤蹟爲可哀云原其志爲節婦傳初之康食貧游幕山東兄贈公之亮有故人呂某爲監司淮徐閒因與議婚俞氏故之康就婚客次旋以俞歸依贈公居而之康復出謀食時乾隆戊午己未閒也已而之康訃至俞慟不欲生贈公勉慰之欲以己子爲之後俞雪泣受命卽手製縞素灑掃一室閨闈之內潔清自喜泊然若將終身伯姒朱恭人齒十餘年以長友愛頗厚俞母事之與伯氏女動止必偕相歡若姊姊當是時贈公以岐黃術出而濟人暇則用詩書訓課子弟不問家人

生業而朱恭人躬操內政有嚴無懈俞故工刀尺凡鞏  
帨刺繡若衣被子女襞績縫紉之事皆勤治之以佐伯  
姒力所不給日夕休暇與伯姒相勞苦意藹如也又知  
書通大義時與伯氏女陳說古列女行事懿美可法則  
者因及稗官小說委巷叢脞之書遇風教所關志士節  
女之所激勵必矜色作意咄嗟而道一若身親其事伯  
氏女亦欣然動色引伸問難每夜闌燈炷婢嫗熟寐猶  
娓娓不倦至欠伸數作然後寢息以爲常性淡泊鮮嗜  
好他戚屬或假所御服飾去其後不歸亦不甚索也依  
伯氏居歲餘未嘗戚戚作憔悴無聊狀以爲婦人守志  
仔任重大宜爲久遠計安可效兒女子嗚咽作秋閨怨

也顧歲時必操卮酒親奠之康墓墓去城凡三十里每出郭門輒引聲長慟呼天不聞哀感行路抵墓哭拜盡哀周視楸柏遲迴良久始歛歔而返望見郭門卽收淚復故人於是稱其禮而知節云無何俞父促女歸寧辭甚堅摯俞不得已勉行與伯姒約淮安非我家也不日終當歸耳旣去贈公屢遣人迓之不返最後朱恭人有弟至淮安囑覘之又不克見朱去清江浦旋有將俞命者召朱有所言朱方欲行俞父忽報女暴卒生年三十有四耳朱後歸揚州謂聞之道路言娘子死可憫未悉其所指云爾沈氏有老僕李選者服勤最久朱恭人嘗命往淮安蹤跡俞死狀見俞氏鄰居有夫妻操業者李

選以微詞餽之婦慨然欲有所訴其夫目而禁之曰唉婦遽止揚州去淮安三舍事曖昧莫能明也李選又曰之康初喪俞父來弔曰天降凶憫奈此婉孌少婦何聞者異之贈公貽書俞父曰令女之死某舉家哀痛誰使令女出而不返某無所歸咎意翁得毋愛女之過而實不知令女之心乃致殤於非命耶今令女既殉其夫而某復拂其初心亦何忍言不然羣小且以次按誅而翁當服主謀法

論曰沈先生業富卽之康兄子云方俞依伯氏居先生生始數歲俞保愛若己子先生亦孝事之同於所生然俞與之康合葬三十餘年矣至今築土不能掩棺和屢



修輒圯若靈爽有所不泯者然論者惜俞貞潔之行不幸死狀不得白無以表揚慰泉壤以爲恨然遇不變蹟不奇有司循故事歲舉節孝姓氏上禮部禮部報聞許旌楔者亦累累耳烏足發仁人志士之悲使聞其行者爲之扼腕歔歔而不能已也哉

童孺人家傳

吾宗近世人文則族祖大來族兄鐘族子世法以詩古文辭知名雍正年嗣是族祖大成族子宏業亦有時名余生晚俱未得見乾隆二十五年壬午來京師章氏宗人居京師不下百家獨族孫文欽文欽族子汝楠頗好學可與論文文欽嘗師事宏業汝楠則世法孫也流風

卽遠先民矩範存焉二子俱長余十餘年而行輩在孫  
曾列然相歡輒若弟兄已而二子先後出都門余亦周  
流未有定處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暫歸會稽與文欽道  
契闊因登堂請見老母卽童孺人也年七十餘矣方頤  
垂耳顧盼炯然余謂文欽是固宜壽子爲人子幸也文  
欽愀然曰小子不肖蒙先人遺澤讀書稍有識知願飢  
寒矢志不能以儒業顯負阿母教余慰之曰古人不得  
行道博徒賣漿無所不爲惟其所得爲何如耳子居京  
師十二年以倉部曹吏爲謀食計深自引恥見人輒諱  
言學余往來南北見章氏宗人眾矣然語先世典型文  
章學問引其端欲窮其委沿其流將溯其源舍子與汝

楠吾未得一二索解義也子丁亥歸墟里凡五六年閉門種菜課童蒙取問字錢易甘旨進老母婦子不戚戚能和雍承色笑是子之奉養賢於三烹五鼎而使親心不能一日寧者也子年五十有二而母年七十有六今子又抱孫矣墟里宗人不下萬家能幾此者百不一二數子又奚歉歉耶文欽亦笑而罷已而予去遊江南甲午復反會稽則孺人於癸巳冬杪卒矣文欽搏顙流涕泣告余曰嗚呼我母已矣瀕卒無他言惟云老身不負荊州之托庶幾告無媿耳荊州者伯氏之孫廷臣客死地也廷臣且死遺書文欽乞葬祖父兩世考妣歸耐先塋文欽以孺人命自杭州將柩歸葬拮据襄事今歲時

享祀不絕云因憶丁亥冬居京師文欽從弟文貴以母喪乞予爲誄述伯氏事頗詳謂祖焯於康熙間爲大通橋監督曹吏起家累巨萬金祖考歿世諸子奉母歸葬伯氏居京師奢淫以逞盡喪所遺資又括其餘入粟爲鹽場大使爲宦浙江不足又鬻會稽先業之未析者又不足則乞貸於孺人時孺人夫亡居窮約然猶脫簪珥傾奩篋力資給之謂庶幾悔悟或恢先業而伯氏淫奢益甚往來寧波杭州屢道會稽親見孺人艱苦不稍顧恤旁觀爲之不平孺人則自若曰我豈於骨肉閒計施報耶伯氏卒以墨敗身死寧波負累官錢無所償有司逮繫其子孺人復爲鬻田償所負出其子縲絏中所謂

廷臣祖父兩世者也宗老曰孺人所遇非獨伯氏乃季叔亦不類也貧無行盡鬻厥考墓田祚墓樹無根株留者又毀所居屋廬廳事故宏敞今廢爲蔬圃卽君所稱閉門種菜者也孺人則痛自刻苦拮据朝夕命文欽悉力經營贖歸墓地俾佃人食地所出得盡力培溉冢上楸柏望之蔚然是其於章氏益再造之矣文欽歛歔曰我母自康熙五十一年戊戌歸我父於京師雍正五年丁未隨我父歸葬祖考乃反會稽明年戊申以家依從祖王父於常熟典史官署又四年而我父歿世又四年乾隆元年丙辰而祖妣方安人卒復反會稽祖妣之未歿也常病風痺手足不仁坐臥非人不爲動止我母朝

夕扶持未嘗有懈祖妣亦非我母不爲適也自是遭家多難我母未嘗一日營溫飽私便利以期不墜先人家風是我母大有造於章而小子乃不克以尺寸報也余聞其言而憮然孺人富盛童氏女父軍林國子監生夫在仁字克宥順天府學生員炯有子五人在仁其中子章氏二女小傳

從兄允功有女二嫂荀出也長適大興監生胡文銑次適涿州附生趙國泰俱賢孝有家法而皆不得所遇悒鬱以歿可愍也初予自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始游京師館兄家兄嫂飲食余意甚厚二女出拜長者年十三次纔十歲容止端莊雖處閨闈如學子在書塾中於時兄

嫂年且五十無子族黨過從見二女方學誦詩聲莊以雅相與歎息乙酉北來長女歸胡爲繼室胡氏爲人籌鹽筴習見富厚家所爲女爲人婦舉動必以禮舅姑頗貌敬之撫前室遺女與夫之妾俱有恩已而胡徙家豐潤去京師遠女悒悵思父母閒歲一歸強爲歡笑紓母意問壻家事無所言未幾以婉身遇疾卒年甫二十後媵婢歸乃云女事姑能幾諫姑嘗取爨粟易瓜食且與女女言家未析爨瓜不足遍給家中人因婉謝不食其姑爲之折服或笑其迂則言予去父母遠敢不戒慎貽父母憂旣死胡氏人無少長莫不慟哭失聲次女生十一年卽締姻於趙壻家世農業至國泰始讀書爲生員

登堂拜兄嫂予適過兄見婿貌似可教因爲兄嫂慶歲  
丁亥長女卒胡氏嫂傷悼得疾日夕支離牀第間次女  
捧持搔抑定省起居數月無少懈明年嫂卒家益落兄  
逐食東西女年十八支持門內事肅然有條兄亦劇愛  
憐之嘗以爨粟不充欲僮婢減餐啜粥女輒先僮婢粥  
食謂處窮約時不可不與下同甘苦也是冬余聞先府  
君訃猶暫寄兄家女視予猶父款曲周至明年趙婿來  
贅甥館余亦奉母來京師女見予母依依若女孫子每  
有所咨白不繁言而達於大義家人咸敬異焉時趙家  
漸落女始入門卽罄奩資佐舅姑急歸寧無好衣飾則  
飾詞掩之以父老無子又請於余罄竭所有爲父置妾



而教以中饋事父晚年然趙益貧壻父子行事益無賴女急切不得歸夫家悒鬱中傷又不欲使家人知其意於是疾疢間作久之歸夫氏益見趙所爲匪人女意不自得舅姑用女奩貲旣竭亦卽不甚愛之乾隆乙未秋余自浙江北上道過涿州霖雨泥塗休止趙氏三日女已得瘵疾咳逆徹日夜不休見予悲喜若不自持蓋去父家已二年余又五年不相見也冬初往視女猶衣單薄雜傭婢中操作勞苦疾勢益憊顧强支持示余若無所苦問所欲言則曰壻學業日荒惟叔父教誨之俾有所成余卽死不恨仲冬聞女病劇趨往省之則女死已六日矣先是趙以私急干余族中人爲之經營使人往

來凡數輩事甫得解及女死久之不赴告其昏悖無人  
理如此嗚呼女之遭際可謂不幸也已女性修潔稍峻  
壻母婢也女事嫡姑與所生者無軒輊所生姑不悅自  
壻家不知有先世女欲如禮製木主舉春秋祀事聞者  
大笑之壻性顛愚乃好小黠女見之鄙薄若不可一日  
處以是夫妻不相得然殊不欲人知夫氏於已薄也及  
女死壻爲人緬述其家所爲聞者喉噦壻猶蚩蚩自喜  
狀女迂拘不合不自知鄙惡甚也於是知女之所由死  
矣女疾方作夢身坐暗室中炊釜不熟啟視則寒灰無  
炷火云夫家庭無禮則晦如長夜夫婦居室如水火相  
濟以有成女之峻潔處塗泥中理不久長於趙又何責

焉兄二女俱晚得父母珍愛之小字曰大珠曰二珠皆  
頎然白皙大珠方頤廣顙二珠豐碩秀眉目族孫心耕  
曉相術亦嘗謂二女必昌其家惜不男子耳不知皆止  
於此嫁女擇婿古人所慎有以哉二珠生二子全福全  
祿全祿殤全福今生九年矣乾隆戊戌孟春之月

李繫月小傳

李繫月分宜國子生歐陽愷繼室清平知縣臨川李孝  
洋仲女前禮部侍郎穆堂先生孫女子也家世儒業閨  
闈中不廢文史繫月尤敏慧詩書藝學一覽輒通愷字  
款心爲前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歐陽先生第三子甚文  
而才先生器之英年喪偶乃求繼室於李遂爲贅甥清

平官舍乾隆三十四年秋也歐陽先生時官順天府尹其冬以繫月歸入門拜舅姑退卽屏去靡妝綺飾操作如寒女其初善奕妙解音律至是悉捐棄之謂婦人相夫子當勉以德業遊藝損志非中饋所宜舅姑以是益愛重焉姑有二婢恃愛而驕繫月善遇之二婢感悅以是益得姑心前室張有遺女繫月愛如己出顧教督甚嚴不稍假借嘗言爲繼室者不虐前妻子女似矣至引嫌坐視其失不力教戒幼稚無知他日或陷罪惡去虐遇有幾比繫月卒女哭泣甚哀謂母氏愛我厚愛我厚云繫月稟氣弱始婚有娠卽語款心予福至薄恐子生不見母也因亟請歸寧明年五月歸清平逾月生子竟

以免身邁疾卒春秋二十有四瀕卒父母問所欲言蔡月慷慨作韻語曰氣是清風骨是泥復何言蔡月之卒也款心方歸南昌鄉試夢蔡月手一卷授款心三場試帖也是秋款心竟下第款心嘗患心癘後夢蔡月撫其膺覺而病若失蔡月生有朱印文見於腦後方正周好稍長能爲詩好唐人韋應物柳宗元所爲五言著碧池吟稿若干首蕭疎高遠不類閨閣中語女兄弟五人父母以女子多不甚憐愛幼鞠育於庶祖母周長而有才善內治父母遂以家事委焉家人咸以爲當理生長富厚天性恬淡始來歸歐陽先生方授諸子田人不過五十畝蔡月喜曰他日足以課耕讀矣富貴何可恃款心

曰然意甚愜也夫女子豐於才者多嗇於福蓋天若有以限之若繫月方年少生富貴家卽已安樸素知止足所求於天若未嘗奢而天已靳而不予才之爲造物忌亦甚矣所生子樹萱早慧善讀書

黃烈婦傳

黃烈婦者名鍾齡上海監生黃熙之妻故巡撫湖南兵部侍郎同縣喬公光烈女也熙之父槐與巡撫公同乾隆二年進士登第又同鄉并遂爲婚姻鍾齡生二十年歸熙之閱兩月而遭熙之喪又浹月而鍾齡縊死以殉實乾隆二十八年夏六月也鍾齡巡撫公孽出也幼慧秀隨諸兄讀書受內則列女傳能通大義事嫡母張孝

謹天至父母劇愛憐之巡撫公初官河東監司嘗遣家人歸里舟過淮安下天妃閘懸溜覆舟鍾齡年十四遇救沿援上舟背回顧不見生母王及同母幼弟卽復躍入水亂流中攬得母弟衣裾載沉載浮力盡握不解家人望見牽連出之遂獲俱生兩岸觀者一時爲之咋舌及歸黃黃故清宦賚聘金珠多假貨鍾齡歸數日微知之謂熙亡曰椎髻大布余家風也舅姑卽見垂愛何必此俾悉歸焉勿使舅姑聞之傷慈愛心已而熙亡疾作鍾齡晝夜禱天乞以身代憂勞嘔血病不復能支矣比熙亡卒鍾齡哭不悲毀不戚家人懼其捐生欲爲慰喻顧察鍾齡陽陽如常人言不得入數日出嫁衣飾從容

請舅姑預卜所藏以熙亡祔又請夫弟他日生子爲熙  
亡後別有衣飾遺之未亡人不忍對嫁衣裝非爲是亟  
亟也又浹旬爲其母生朝乃請歸爲壽舅姑雖甚訝然  
不忍違其意聽之歸鍾齡則歸拜其母又遍囑家中人  
雜以常語及日用瑣屑家人故不之疑竟日乃歸歸二  
日而竟行其志於是兩家相與追憶浹月中所言與所  
行事蓋有爲也初鍾齡媵妾二人長者年十有四幼者  
生始八年皆朝夕不去左右以是舅姑不爲慮是日鍾  
齡忽遣長婢持小物歸遺其母方訝問而訃者至矣詢  
幼婢朦然無所知也因詰其狀則曰娘子遣長婢去卽  
呼湯沐浴閉門俾我倚門坐浴竟著新衣裙手紉周匝



已而南向拜北向拜我問何爲曰拜佛耳拜起轉身入牀帳後不知何爲戒我毋遽動聞呼啟門乃啟之良久聞牀後果大呼啟門我遂啟門出不知其如此也家人解視之縊纒以綠絲巾帶結縳所用物也衣裾襪舄櫛比縫紉蓋不欲他人易也時盛夏酷暑次日日昃乃斂蠅蚋弗敢近顏色如生

章學誠曰巡撫公與先君同舉乾隆元年鄉試鍾齡仲兄鍾吳嘗宦永平之遷安縣四十七年學誠來主永平講席與鍾吳數相見敘先世通家暇日出所刻行略附以記聞囑學誠爲之傳且云乾隆二十六年巡撫公爲河南布政使司值河決漫水環城洶洶勢且不測巡撫

公登城守禦囑家中人勿輕出鍾齡卽望空遙拜悉取舊衣焚之縫紉衣裳連綴爲一與其母誓死守焉幸水退乃免而是時官吏挈其妻妾婦女登城避難者蓋紛紛也嗚呼此其所以爲鍾齡歟

### 景烈婦傳

景氏餘姚景家橋士族之女適同縣沈之泰之泰遇難死氏以身殉年二十餘且無後歲月久遠鮮能道其詳縣人邵進士晉涵爲學誠言其崖略去今百年猶凜烈有生氣可傳也之泰字魯瞻祖應文明熹宗朝歷南京吏部尙書父景初文選司郎中之泰弱歲卽能爲詩古文詞卓然能自立時華亭陳子龍爲紹興府推官所識

拔若山陰徐緘餘姚姜廷梧諸九徵蕭山毛奇齡皆一時之俊之泰尤見推許一時聲名振起顧盼煒然也既才高未有所遇鄉試再報罷之泰悒鬱不自得景廣之曰丈夫昂藏七尺軀寧必屈折作科第牢籠中人耶之泰釋然一笑而罷順治二年同縣孫嘉績熊汝霖起事紹興顛末具明史之泰挾策從之以生員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踉蹌走海濱棹小舟浮海入舟山城時寧波斥候相望橫水洋以東往來絕音耗訛言時起居民自相驚恐或言之泰爲島中鉅帥或言之泰已死一日之間熒惑萬狀或以言覘景指景慷慨言曰我儒家女爲尙書冢孫婦良人當代知名事急三尺刀

一匹練是予志也明年七月舟山破之秦械杭州諭降  
不可殺之有司籍其家景曰吾計之稔矣卽自經死縣  
吏遣典史驗實景停尸中堂家人剪楮冒面典史前揭  
楮見尸赫然如生人始嗟異之然而陰風颯起飛甍忽  
墮椽間擊典史腕割然有聲官役相顧失色徐曰烈婦  
有靈烈婦有靈相與肅拜而去縣人葬景某鄉之原宗  
族爲立嗣子今有後於餘姚歲時祀事不絕

蔡烈女傳

小說數見蔡烈女復仇事其情決非僞撰惜葬於稗官  
搢紳先生難言也爰文其事而傳之

蔡烈女者名瑞虹明世襲指揮淮安蔡武女也幼警敏

通書禮武將家赴官中途舟子爲盜盡殺其家攫其財  
貨女年十五美姿豔盜強逼爲妻其徒妬之乘其與女  
寢處瓜分所有而散盜覺無可如何懼留女爲累縊女  
棄舟遯商舶觸虛舟怪而視之女縊未絕解之泣訴其  
情商窺女美陽義憤誘女附其舟晚求同寢女急復仇  
要商矢天日乃許商小人也諾而不踐載女歸其妻妬  
甚乘商他出鬻女倡家狎客爭調弄女輒索死娼母懼  
轉鬻過客客詰得其情亦餌以告捕納爲小妻客儂子  
也家亦有妬婦挾女走京師游資蕩盡居女爲奇貨飾  
以餌客詭嬌婦願嫁旣娶則以有夫爲辭率眾闖門宦  
客畏訟累輒遣歸不克追原聘永嘉朱源期集禮部中

年無子選妾都下姦媒飾女見悅而納之女自以久漂泊所主悉匪人見源醅雅計思托身悉以姦謀告源與源畫備禦竟爲夫婦逾年生子源亦成進士出知某縣遣迎大婦之官大婦見女淑慧深加愛禮撫其子如所生方源挈女出都女察舟子卽前盜告源無以發也次淮揚舟子譁鬪於厓源呼訊之女窺於簾所鬪前盜黨也屬源告縣繫獄久未決源官滿擢御史巡按淮揚飭所司窮治因悉論誅無漏源爲蔡氏死盜者設祭縛羣盜獻生焉先是武嘗納婢有娠其妻不容遣嫁民間女後聞婢所生男也亦囑源訪得之爲延師課讀蔡氏先世有勛當官其子源聞諸朝襲職如初事定女齋沐拜

天及其先世曰皇天祖考其鑑予心於是爲書別源乘  
間闔戶自經死大婦深痛惜厚殯殮之封遺書達源辭  
謂妾髻鬟弱女橫罹凶暴忍辱偷生非妾之本志也命  
途多蹇頻遇無良漂落江湖淪汙辱賤傷心刺骨積有  
歲年幸遇君子拔妾風塵諧以琴瑟恩深義重山海無  
渝繼奉夫人愷惠天至推施逾分尤非妾意所敢希幾  
皇天鑑憐宦途早達台皇所麗罪人斯得妾有不共之  
仇君子報之門有不延之祀君子緜之繼絕興微施同  
高厚妾卽沒身奴婢服事君子豈足云酬奈願有不克  
申者婦人之義貴於貞一向者江中變起倉猝妾自分  
櫻鋒一死可以潔身然而躊躇隱忍不敢爲潔身計責

有大也責既償矣失身不償顧貪恩恃是情欲也情流則淫狗欲忘節貪淫失節之婦君又何取恭維德門集慶夫人仁賢君之肖嗣必能成立勉以讀書砥行無忝家聲是妾報君於身後也行矣君子離合有數去就有宜成功者退戀斯爲惑願君努力自愛毋以兒女子攫懷妾死且不朽臨書嗚咽源發書大痛同官弔者出示之其事遂傳於世或云女死年二十五矣與源處者七年距遭難已十年云

論曰蔡氏之女其可哀也已失身非一而題以烈女且已從人生子矣不曰朱烈婦而題曰蔡烈女原其志也律令婦女遭強暴已汙者雖殉死不在旌典若此事律



令亦當參博士議矣余謂女之所遭不幸而其能以烈著則不可謂非天幸也向令風塵穢處不遇朱源或源雖任托而仕宦不達或不值其時皆不可以得志悠悠歲月或以病歿雖知者亦祇憐失身之非其罪耳豈能察其嚙然不滓有與日月爭光者耶夫名士歧路英雄失時往往混跡流品可爲知者道而難爲他人言者逐吠之徒方且從而議之嗚呼豈少也哉豈少也哉

田孺人行實

友人裴君振與宛平李進士之英善余因裴君數過進士家得見進士父李君兆瑞瑰梧奇偉人也乾隆三十二年辛卯六月李君喪其賢配田孺人哭之過時而哀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兄未嘗一日相離而吾妻於倫理之間委曲周至使我  
憫然無家庭憂又其處已接物刻苦隱忍有所悲者是  
用粗具端末惟吾子筆爲文詞將留之家乘云余按孺  
人出大興田氏父諱士泰母王氏有一子五女孺人其  
季也幼失怙恃家中落依女兒適張氏者以居雍正癸  
丑歲始歸李君李君大父嘗官大同府知府罷官卽世  
後以屬吏虧帑追前監臨上官坐分償時李君父方閒  
居食貧拮据經營僅免吏譴而家徒壁立生計索然矣  
孺人來歸安之若平素及李君丁外艱方謀升斗之奉  
終日汲汲晨而出暮而歸時君姑雖老猶健飯能主持  
家計孺人佐以勤慎薪水之役澣紉之勞必躬必親又

家無恒產李君時或居閒孺人裝績補苴終不見憔悴  
艱難狀閨門以內恬如也丁卯伯姒歿君姑年高多疾  
孺人操持內政撫姒遺男四人孩提乳哺至於娶婦生  
孫二十餘年如一日云其事君姑尤能先意承志君姑  
習而安之嘗有戚屬假君姑衣去姑適需之急孺人懼  
失姑意倉遽中恍見衣還已而其人果至其至性所感  
類如此君姑晚年臂指僵戾盥手櫛髮非孺人弗良也  
孺人奉侍朝夕十年無懈容李君有祖姑適秦氏者老  
無子歸養於家孺人事之惟謹秦氏姑感激曰使我自  
有子婦何從遽得此奉也孺人愴然曰我今不得事先  
姑得如先姑者事之如見先姑爾孺人自奉甚菲晚歲

家漸起族戚有請急者無不各遂所欲躬食疏衣布不異窮約時有鄰母遣傭嫗問訊與孺人偕坐高談意主家老婢也已而知爲孺人乃大驚異孺人體羸多病而性警多前知凡小得失必預知其兆將死前一歲府縣符下吏部取癸未進士赴銓司注選李君謂曰兒且爲官爾我庶幾息肩孺人遽曰我恐不能更待自是諸女歸寧則頻囑其數來六月之望忽云欲預爲送終具家人異之明日過二女子家談款良久侵暮乃還夜半疾遽作寢三日竟卒前言若符契焉噫異哉孺人生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卒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年五十有九子之英乾隆癸未科進士候選知縣娶王氏女子子

四人裴志源許祖悅樂武王奉曾其壻也孫一德光幼未聘孫女一幼未字云

從嫂荀孺人行實

戊子

孺人荀氏考乘龍其先山西人後家京師有三子四女孺人其季也荀故饒於資孺人於諸女中最慧爲父母鍾愛服食玩好必當其意比歸兄垣業逮事君姑陳太君太君閨範號嚴肅而兄家又貧孺人安之操習若出寒素寢門起居君姑未嘗不色喜云吾宗自瑞生公寄籍京師至兄四世總功族屬往來輦下多依兄以居遠客飢寒兄輒爲指畫孺人於宗族之誼尤加意焉澣統縫紉食飲安處雖拮据百端務爲盡心使人若忘其身

之在逆旅者族子廷杞芳濱族孫汝楠輩每言孺人至於感涕自乾隆二年丁巳家君下禮部第及今學誠肄業國子學前後皆館兄孺人以其屬近待之有加三十年如一日故學誠知孺人最深孺人之始歸也未嘗知闔外事見屋瓦不輯叢生青草輒喜告陳太孺人曰是稷稷者殊佳哉新婦家殊不見此太孺人爲之解頤已而習知艱辛躬親操作君姑所需莫不應時而給由是君姑愛之無何兄家益貧菽梁數合日再炊不能下咽則沃以水使少柔滑奉姑不能時得肉則與屠肆立質券割豚烹鮮以供非時積久券滿不能償往往售奩以抵自甘菲糲尺絲寸帛不敢自專又天性好潔一衣數

十年采色不變迄今大殮附身猶遣嫁物也君姑晚年  
得口齒疾已而轉劇食物义牙入口狹隘孺人每黎明  
起跪抱進食引七俟咽良久乃下度一餐旣需炊斗粟  
多許時始得舒膝蓋半年之閒有度無懈矣君姑且卒  
勉慰之曰新婦事吾良苦吾無以報願吾死後冀兒稍  
撐達新婦得數年從容償今日勞瘁足矣王舅戴璜公  
有側室陳君姑以其無出而守志嘗與共甘苦孺人尤  
敬禮之顧老而嗜酒引醉輒罵孺人遇之如常後陳病  
風癩洩便輒遺孺人親與拂除未嘗稍倦陳始好佛誓  
齋及病輒索酒肉孺人勉給食而躬自茹蔬曰事必有  
終吾以代其亂耳生平不信浮屠氏說雖家貧無肉食



未嘗一日自名齋也家君辛未謁選得應城邀兄偕行時孺人有二女長數歲幼纔五月食指六七人家無次丁宗戚或旦夕不相問而兄實以貧甚漠然無所向愴惶投五千錢爲宿春旦暮且去已又不能自決則又歎曰不幸爲殍命也遂去不能復顧孺人則屏當簪珥先易薪米隨時撙節以佐緩急當是時孺人仲兄聿修官江南通州稅使稍稍贍給之而從女適任肇元爲郟州典史亦時周其乏故所餘一二奩物猶得與質庫權子母搯柱歲月艱苦備歷云孺人生平以言假貸爲恥歲時姻婭會集有談米鹽瑣屑及錢貨鄙事者輒引去如避臭穢始來兄家見兄居貧歸寧無一言及家事以故

十餘年荀氏不知章氏之豐約最後兩家婢子較論他  
事漸見根底家人聞之始相與歎息然荀氏家亦漸落  
不如前稅使君與孺人兄妹故相得及是反賴其濟兒  
遊三年乃歸則手出一小冊自稅使君及郟城女侄所  
贈外若六親饋遺歲時酬酢以至壺酒盤餐之惠苟銖  
粒自門外來莫不登記井井月日可按雖質庫之券歲  
久淪沒者具有識別一出一入合如符契而三年之兼  
餐并日擘績補苴內無廢事而外無乞貸其竭瘁具見  
於此學誠自庚辰至京師初見孺人於南城餽舍嘗與  
學誠從容語次猶出舊簿以示學誠願孺人寡言笑未  
嘗自表暴獨喜爲學誠言以爲生平不苟亦不可使竟

無知者方兄之將行也有數笈貯舊書及晉唐名墨若干種輒依爲命至是付孺人曰如無以活鬻之可也孺人受而藏之已而典質一空至斷炊終不議及書笈比兄之歸空橐相對不忍問前事唯唯他語間顧屢瞬前後屬意在篋笥孺人給曰書帖盡售供炊爨矣兄諾而惘然出訪諸戚友具道孺人之所以歸來檢笈則圖書無恙封識猶新始忻然而悅亦未嘗不惻然而感也孺人耿介稍隘以爲居貧則志不可挫雖至窮困愈不肯骫骳受勢力遷轉以故三載之中遠近族黨一介取與悉裁以義然往往持之太過時見廉鍔人輒敬而憚之或以爲言不能改也而施與之際則不屑銖黍校量百

錢尺布時時以贍族戚之貧者族戚之向不相聞者其  
後亦貧孺人又贍之惟力是視孺人生平尤重祭祀自  
君姑時嘗歸視弟病家諱未親與祭君姑言之孺人卽  
自責自是數十年先世諱日輒先期刻志拜獻未嘗不  
親今歲病腫且劇值祀日猶狼狽據地一跪拜喘息哮  
發數人扶持之良久乃定則猶奉君姑教也教二女具  
有家法二女方孩提見鄰啖果餌則牽衣啼索孺人怒  
以爲豔人所有答之旣而曰嬰兒須養其志爲鬻古琴  
案得錢數貫他日市少物食之戒以物非己有毋羨也  
學誠初見二女長者十歲餘次者十歲起坐有度聞人  
言勢利背輒笑之至今且十年閨門之內每過不聞人

聲宗叔鑑數稱之已而歎曰入門若僧寮精舍幽靜之氣森然人人非居室所宜也然二女俱有母風長適胡未三年卒胡氏人眾言論多不協自女之死翕然共稱其賢次女在室頗明慧識道理遭喪哀毀已甚然聞學誠疏行實輒娓娓述孺人之生平凡數十年遺言逸事覩縷曲盡語中倫要斐惻感動庶幾善述其母氏者嗚呼家風如是是亦可以紀已孺人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得年五十有四生二十二年歸兄歸十年而遭君姑喪又五年而兄南游越三年乃返返十餘年輾轉窮困未嘗一日寧居而孺人以卒兄痛悼曰吾實負汝吾實負汝嗚呼孺人始生一子

繼晟早殤後連舉四女俱不育最後乃得二女長適大興監生胡文銑先卒次許聘涿州附學生趙國泰卒以兄再從弟學誠第三子華綬爲之後亦孺人志也初孺人生母張夢比邱尼入室而生孺人孺人不喜爲浮屠說以爲鬼神夢寐事恍惚也願生平夢數有徵兄辛未之應城家君欲其盡室以行孺人不可夢陳太孺人撫其膺曰爾當自審家君宦途果不得志又嘗盼兄遠書夢君舅赤山公云四月某日當至時五月下旬矣書至發函是日書從彼發耳昨歲之春兄改葬兩世考妣於石榴莊旣襄事孺人意忽忽不樂謂學誠曰疇昔夢墓門恍惚爲寢室入見燈光闇淡中設茵褥者三先姑謂

曰此余與陳媪居也其一留以待爾我顧而不答忽著黃衣以返其殆不祥學誠唯唯亂以他語退而憂之次女曰八月之望母疾旣困翼日謂我曰昨夢輕身坐佛寺庭中覺諸病盡解脫此身灑然已而退入於幽是何祥耶嗚呼其告之矣

學誠旣撰先嫂行略因參以聞見兄所自言與兄女所稱述猶有遺者遂順摭之以爲書後孺人不甚習書顧喜演稗官小說自未嫁時聞瞽史弦奏堂下有奇忠苦節遭厯險阻而不變其守者輒咨嗟感歎一若身親見之而家人或以爲癡兄有從父行齒尊而不循於度所至搆訟留兄家數月孺人款接言動一秉於禮卽索癡

疵不可得而孺人天性峭直往往折以正論從父雖甚  
怒無以覆也謂人荀氏婦誠賢明誠賢明云兄中年無  
子孺人欲爲置妾兄以貧故遲之孺人爲學誠言且欲  
以公論動兄也後納妾胡孺人撫之五六年不聞厲聲  
顧嘗以口失爲兄所譴孺人固爭不得則以侍疾留之  
故其卒也胡尤慟哭失聲如失怙恃



章氏遺書卷二十一終